

商圣——范蠡

公元前 496 年，越王勾践继位以后，派大夫文种遍访天下名士，以助国政。一天，大夫文种来到宛县，听说此地有一人时痴。时醒，断定此人并非等闲之辈，于是派一名小吏前往拜谒。小吏很快便回来禀报文种说：“那小子是个狂人，生来就有此病。”文种笑道：“我听说，一个贤俊饱学的能人，肯定会被俗人讥笑为狂人，因为他对世事有独到的见解，智慧超人，非寻常人所能及，所以才被人毁谤，这是你们一般人所不懂的。”于是，他自备车骑，亲自前往拜访。然而，几次三番那狂生始终避而不见。后来，那人见文种求贤若渴、确有诚意，便对兄嫂说：“近日有客，请借衣冠相候。”卓然，一文种再次前来。两人竟一见如故，抵掌而谈，纵论天下风云，高谈阔论富国强兵之道，十分投机，真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
此人名叫范蠡，字少伯，春秋末期楚国宛县（今河南南阳）三户（故址在今河南淅川县西）人。他年轻时显露出贤圣之资、独虑之明，只因愤世嫉俗，卓然不群，迟迟鲜为人知。为了不苟同于世俗，也为了躲避凡夫俗子的妒嫉、非难，他索性佯装狂痴，整日里独来独往，逍遥自在；隐身待时。今见大夫文种盛情邀请，范蠡决定出山辅佐越王问鼎中原，开始走上了平吴霸越的坎坷之路。

成败三谏石室看马

当时，吴越两国正处于攻伐最激烈的时期。周敬王二十四年（公元前 496 年），越国在携李（今浙江嘉兴市西南夹谷中）之战中把吴国打得惨败，吴王阖闾也在这次战争中负伤而死。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，立志复仇。他晨起夕归，加强训练水军和步兵，准备粮草，只等父丧期满，便要大军南下，一举灭越。

周敬王二十六年，勾践听说夫差厉兵秣马，日夜操练军队，忧思如焚。思前想后，决定先发制人，乘敌未发而击吴。

大夫范蠡知道勾践心情焦躁，难以御敌。便极力劝阻道：“不可。治国之道，要牢记三条：一要掌握好持盈之道，二要掌握好定倾之道，三要掌握好节事之道。”勾践问：“这三条是什么意思？”范蠡说：“天道盈而不溢，盛而不骄，劳而不恃其功。圣人随时而行，是谓守时。天时不至，人事不应，则隐忍不发。现今君王不盈不溢，未盛而骄，不劳而矜其功，实为逆于天而不和于人，若强行之，必危国家，害及己身。”勾践不听。范蠡又劝谏道：“兵者凶器，勇者逆德，战若末事。阴谋皆德，好用凶器，身事末端，为上天所忌，对所行者不利，宜慎之又慎，断然不可轻决。”尽管范蠡晓以利害，极力劝阻，勾践却仍然刚愎自用，决计出兵。他亲率 3 万精兵，北上攻吴，与吴兵战于夫椒（太湖中山名，一说即洞庭湖西山）。初战时，吴军稍却，被杀伤者百余人，勾践急于求成，趋兵大进，正遇夫差大军，两下布阵大战。夫差立于船头，亲自擂击战鼓，激励将士，勇气百倍。忽然间，北风大起，波涛汹涌，吴将伍子胥、伯嚭各率左、右营大军，分乘余艘大舰，顺风扬帆而下，强弩劲弓，利箭如蝗，纷纷向越兵射去。越军迎风作战，不胜其苦，结果大败而逃，死伤无数。吴军乘胜追击，锐不可挡。勾践带着 5000 余名残兵败将退守会稽山（今浙江中部，主峰位于嵊县西北），又被吴军团团围住，势如铁筒。

勾践身陷绝境，眼望败鳞残甲，亡国之忧萦绕于怀，真是痛楚难抑。他凄然地对范蠡说：“我悔不该不听先生之言，故有此患。眼下如何收拾危局？”范蠡冷静地分析形势后，说道：“持满而不溢，则与天同道，上天是可以保佑的；地能生万物，人应该节用，这样才可以受地之赐；扶危定倾，谦卑事之，则与人同道，人可助之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卑词厚礼，贿赂吴国君臣；倘若不许，可屈身以事吴王，徐图转机，这是危难之急不得已之计。”勾践无奈，只好依计而行，派大夫文种前往吴军议和。文种领命到吴营拜见吴王夫差，他走进大帐，跪

下趋前数步叩头道：“我是一个败国之君的下臣，特地前来奉达大王，越王勾践愿意做您的臣下，他的妻子愿意成为奴妾，每年都要按时向王府贡献礼品，决不懈怠。再说，大王您既然封土植培了越国，已经名闻天下，现在又要灭掉它，这样大王您就没有成事的功劳了。四方的诸侯见到越国这样，又怎能来服侍吴国？下臣在此不敢把要说的话都说了，还望大王体恤恩准。”吴王夫差见此，有些犹豫不决。这时，站在吴王旁边的大臣伍子胥忙上前奏道：“不能准许越国请降的要求，这是上天赐给吴灭越的机会，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。”结果，文种徒劳一场，无功而返。

勾践闻报，痛不欲生，准备杀妻子，焚宝器，与吴王冒死一战。文种、范蠡忙上前劝阻越王，认为拼匹夫之勇虽死无益，目前最重要的是保住越国。他们经过冷静的分析，以为吴王夫差好菜色，权臣太宰伯嚭贪货财，这是可供利用的缝隙。于是，他们把突破口选在吴国权臣伯嚭身上，决定利用离间的办法再次请和。勾践连夜派人去都城，命夫人选宫中美女 8 人，皆美容盛服，另备白璧 20 双，黄金千镒，连夜送至伯嚭营中，买通了伯嚭。伯嚭留下文种在营中过夜，答应明日带他去见吴王。翌日清晨，伯嚭与文种一同乘车来到中军大营。伯嚭首先入见吴王，进谏道：“大王还记得孙武的名言‘兵凶器，可暂用而不可久也’吗？越国虽然有罪于吴，然而他们已经彻底臣服，举国上下均愿充当大王的臣妾，越国的所有宝器珍玩，全部献于吴宫，再诛杀灭国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接受越国投降，我们可以接受实惠；赦免越人之罪，我们可以远播仁爱的名声，名实俱得，吴国就可以称霸天下了。”夫差有些动心，这时文种膝行而进，谦卑地叩首道：“大王若能赦免勾践，越国情愿尽献宝器，举国上下降为臣妾。倘若不许，勾践将尽杀妻子，毁掉珍玩宝器，然后率领 5000 名壮士与大王决一死战。杀掉一个勾践，怎能比得上得到整个越国呢？望大王三思。”夫差沉吟不语，慢慢地问道：“勾践请为臣妾，他们能跟随我回到吴国去吗？”文种答道：“我们的越王既然已经做了大王的臣妾，生与死就全凭大王了，当然要到吴国去亲自服侍大王了！”伯嚭见吴王已基本同意越人请降，便又在一旁帮腔道：“越已降服为臣，若能赦之，实为吴国大利。”吴王心软，便要许和。这时，只见伍子胥匆匆赶到中军大营，连声叫道：“不可准降！树德行善莫如使之滋蔓，祛病除害务必断根绝源。现今勾践为贤君，文种、范蠡为良臣，君臣同心，施德惠民，一旦返国，必为吴国大患。吴越两国水连土接，一旦结成世仇，兴亡成败不可不虑之深远。如今既克越国，倘使其复存，实在是违背天意，养寇遗患。”吴王不听，决断地说道：“吾意已决，相国请退。将来越国进贡纳献时，我定分赏于你就是了。”伍子胥气得面如土色，恨恨而去。最后，吴王夫差下令与越国讲和，罢兵回国。

自从会稽解围之后，勾践君臣返回越都，收拾库藏宝物，装车送往吴都。同时，勾践又命人在国内挑选了 300 名绝色女子送给吴王，另选 30 人暗地里送给伯嚭。勾践夫妻准备停当，将去吴国充当臣妾。

临行前，勾践心中悲痛，对群臣说：“孤承先祖遗业，兢兢业业，不敢怠荒。不料夫椒一败，竟至国破家亡，千里作俘囚，今日一别，不知能否再见？”群臣莫不流涕。范蠡神态安然地在一旁劝慰道：“臣听说‘居不幽者志不广，形不愁者思不远。’古之圣贤，都遇到过困厄之难，蒙受过不赦之耻，并不仅仅是君主啊！”

勾践准备离国去吴，想留范蠡为相，把国事托付给他。范蠡说：“对于兵甲之事，文种不如我；至于镇抚国家、亲抚百姓，我不如文种。臣愿随大王同赴吴国。”勾践依计，委托文种暂理国政。这时，送行的群臣垂泣，莫不哀恸。勾践见此情景，仰天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死是人之所畏，而我现在听到死，心中却毫不害怕。”说罢，登船径去，终不反顾。

周敬王二十七年，越王勾践君臣数人入吴都拜见吴王夫差，当即贡献美女金帛及珠宝、同时暗地里派人向伯嚭单独进献。勾践肉袒伏于阶下，谦卑再拜，自称“东海役臣”，深谢吴王赦免大恩，愿执箕帚，亲侍大王。加上伯嚭在一旁美言数语，吴王收下了越人贡献之物，勉强谅解了勾践。夫差命人在阖庐墓侧筑一石室，把勾践夫妇、君臣驱入室中，脱去原先的

衣冠，换上罪衣罪裙，使其蓬头垢面地从事养马等贱役。每当吴王夫差乘车出游，勾践都要手执鞭仗，徒步跟随在车左车右，任凭吴人恶语讥诮，只把羞辱和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。

勾践在石室一住就是两个月，范蠡朝夕相伴，寸步不离左右，随时开导，并为之出谋划策。

一天，夫差召见勾践，勾践跪伏于前，范蠡侍立身后。夫差对范蠡说：“寡人曾闻贤妇不嫁破亡之家，名士不仕灭绝之国。如今勾践无道，国已将亡，君臣并为奴仆，羈于一室，先生不觉可鄙吗？先生若能改过自新，弃越归吴，寡人必当赦免先生之罪，委以重任。”勾践唯恐范蠡变节易主，伏在地上暗自泣泪。却听范蠡委婉地推辞道：“臣亦曾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，败军之将不敢言勇。臣在越不忠不信，未能辅佐越王以行善政，因而得罪了大王，幸亏大王仁厚赦吾等不死，入吴奔走洒扫，臣已满足，哪里还敢奢望什么富贵呢？”夫差听了，也不相强，冷漠地说：“先生既不愿移志，那么就回石室去吧。”

勾践君臣回到石室后，勾践老老实实专心养马，他的夫人缝补破衣烂衫，汲水除粪清除垃圾，前后洒扫，范蠡则拾柴生火聊备陋食，面目枯槁如灰。夫差派人暗中观察，发现他们君臣都竭力作事，昼无怨恨之语，夜无嗟叹之声，于是以为他们诚心降服，把复国还乡等大计全都置之度外，便大意起来。

又一天，夫差登上姑苏台游嬉，远远地望见勾践夫妇静静地坐在马粪堆旁边歇息，范蠡恭敬地守候在一旁，形影相吊，情景凄凉。夫差回头对伯嚭说：“勾践不过小国之君，范蠡不过一介之士，身处危厄之地，不失君臣之礼，也觉可敬可怜。”伯嚭立即附和道：“愿大王以圣人之心，哀怜穷国之士。”从此，夫差有意释放勾践回国。

一次，夫差染病。范蠡听说吴王的病乃寻常之病，不久即可痊愈，便心生一计，要勾践去亲尝夫差的粪便以预测病症，借以取悦吴王。勾践垂泪，感到非常为难。范蠡劝他说：“吴王有妇人之仁，而无丈夫之决，已经打算赦您回国，忽又中变，不这样做，怎样才能使他怜悯您而早日回国呢？”

勾践依计求见吴王，请求探视病情。入内，勾践叩首启奏：“臣闻龙体失调，如摧肝肺……”恰好此时夫差大便，勾践手取其粪，跪而尝之，左右仆人尽皆掩鼻。勾践咂了咂嘴，大声祝贺道：“大王之疾，近期即可痊愈。”夫差询问缘由，勾践按范蠡事先所安排的，答道：“臣曾与人学过医术，只要亲尝一下病人的粪便，便知生死寿夭。大王粪便味酸而苦，与谷味相同，由此得知大王之病不可忧。”夫差听其言，观其行，心中大喜，当即下令，勾践夫妇可搬出石室，暂住附近民房，仍然养马。不久夫差病愈，正如范蠡所预料的一样，吴王决定释放勾践回国。伍子胥闻知此事，忙进宫谏阻道：“勾践亲尝大王的粪便，实是食大王之心呀。”夫差不听，如期释放了勾践。

车行至浙江边，望见越国山川重秀，天地再清，想起经过的一切，勾践长叹道：“我原已绝望，永辞万民。岂料再还，重归乡国！”君臣无不泪流满面。

节事图强乘虚伐吴

公元前 490 年，勾践继位后的第七年，君臣一行历经磨难，终于回到故国。百姓已拜在道路两旁，问候道：“君王您没有受，苦吧！今王受天之福，还归越地。越国兴旺，就计日可待了。”这时，万众欢腾，群臣皆贺。勾践心念会稽之耻，决定将国都从诸暨迁往会稽，命范蠡监造新都城。范蠡亲自观测天象，察看地形，规划新城。外筑围墙并修城门，惟独西北方向没修城门。范蠡派人到处宣扬：“如今越已臣服于吴，不能阻塞通往吴国进贡纳献的道路。”消息传到吴王夫差的耳朵里，夫差非常快慰。实际上，越人是为不忘吴耻，以为发兵伐吴进取之便才故意没修西北方向的城门的。

新都建成，勾践便向范蠡请教复兴越国之策，范蠡纵论天、地、人，对形势作了极精辟的论述。他说：“天时、人事都是不断变化的，因而制定方针政策要因时和事而定。譬如万物都生于地上，地是无所不包、无所不容的。它总摄万物，是一个整体，禽兽、庄稼等等自

始自终都不能离开地。万物不论美恶，地都一视同仁，使之生长，人类也依赖它的养生。然而万物之生长又各有定时，不到一定的时机，是不可能勉强生长的；人事的变化也是一样，不到最后的转折点，是不可能勉强成功的。因此，应该顺应自然以处当世，等到机会到来的时候，就会把不利于己的局面扭转过来。”勾践听罢，连连点头，决定委政于范蠡。范蠡接着又说：“疆域之内，大王应身体力行，拿出时间与百姓共同春种、秋收和冬藏，不要使百姓旷时废业，而应让他们勤于稼穡，不违背天时，庄稼就会获得丰收，老百姓的生活才能日益富足，人口才会增加，国家的财贸和食粮才会尽快充实起来。君臣上下配合默契，共同治理内政，在这方面我不如文种。在对外关系方面，应按照阴阳二气的矛盾变化之规律，顺应天道，处理外务。应礼待弱小的国家，对于强国则要柔而不屈，强而不刚。至于吴国，则要等待或促使它走向衰落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方可一举而灭之。在这方面，文种不如我。”他最后说道：“但愿大王时时勿忘石室之辱，则越国可兴，而吴仇可报矣！”

范蠡以一个政治谋略家的博大胸怀和深邃的战略眼光，高瞻远瞩，审时度势，纵论天地人，向勾践精辟地论述了复国兴邦之道，指出越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调动、保护人民的积极性，大力发展生产，积蓄力量富国强兵。真是字字珠玑，处处闪烁着朴素的辩证法的光芒。

勾践听罢，频频点头，枯旱的心田犹如浇上了一场甘霖。于是，他依范蠡之计，任命文种主持国政，范蠡治理军旅，并负责外交事务。勾践自己也苦身劳心，发愤图强。他以积薪为床，坐卧其上，“悬胆于户，出入尝之”。每当苦不可耐的时候，他便纵声狂啸或喃喃自语：“勾践啊，勾践，你忘掉会稽之耻了吗？”想到这些，又重新振作精神，励精图治。这就是“卧薪尝胆”的由来。与此同时，因战争之故，越国人口锐减，于是他下令：壮者勿娶老妻，老者勿娶少妇；女子 17 不嫁，男子 20 不娶，其父母俱有罪；生子 3 人官养 2 人，生子 2 人官养 1 人。农忙时勾践还亲自下田，夫人自织，与民间同劳苦。食不膏粱，衣不纨袴。就这样，越国上至君臣，下至百姓励精图治，始终不懈；国力日渐增强。

但对吴国则表面上仍然极尽奴颜之事，范蠡用“美人计”，将从民间选得的美女西施、郑旦遣香车送与吴王，以使他沉溺女色，分散精力。夫差喜不自禁，以为仙女下凡，魂魄俱醉。另一方面，范蠡又暗中亲楚，结齐，附晋，最大限度地孤立吴国。这样，经过“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”，到周敬王三十五年（公元前 485 年），越国迅速强盛，府库充实，人民乐为所用，吴国则实力削弱。

同年，越王勾践见国势渐强，意欲伐吴，一雪会稽之耻。范蠡以为时机尚未成熟，忙谏阻道：“我国虽然尽心人事，但天时未应。”大夫逢同也劝道：“猛兽击物，必然先匿其身。越国刚刚复苏，倘大张旗鼓地整军备战，必然会引起吴国的警觉。”两位大夫力劝越王要设法麻痹吴国的警惕；使其荒淫自傲，徐而图之。勾践纳谏，依旧隐忍不发。

周敬王三十六年（公元前 484 年），吴王夫差准备攻打齐国。越王勾践闻知此事，心中暗喜，于是亲率大批官员前去朝贺，并携带大批礼物，赠送给吴王和众卿士。吴国君臣享此荣耀，人人自喜，更加颐指气使。惟独老臣伍子胥十分忧惧，力劝吴王道：“越为近邻，实为吴国心腹之疾。眼下越王食不重味，与百姓同苦乐，对外则卑躬屈节以事吴，无非是寓攻于守，以俟日后谋取吴国。齐对于吴，仅为疥癣之忧，现伐齐国，即使取胜，只不过是得一石田，岂能耕耘。而越国不灭，吴国必亡。不如放弃齐国，早日击越。”吴王不听，举兵伐齐，在艾陵大败齐军，凯旋而归。吴王得胜还朝，更力口踌躇满志，见到伍子胥，深恨其反复饶舌，竟然口啐其面，严辞申斥。其后不久，越国大夫文种细察吴国行为，已知夫差志骄意惰，于是请求前往吴国贷粮，借以探测吴王是否全然丧失理智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吴王又一次不听伍子胥的劝阻，竟毫无介意地贷给越国 1 万石粮食。伍子胥愤然说道：“大王不听谏阻，不过 3 年，吴国必被越国攻破，使得大好河山沦为丘墟。”太宰伯嚭听到这话，又探知伍子胥将儿子托付于齐国，私谋后路，便向吴王进谗道：“伍子胥怨恨大王，貌忠厚而实残忍，如不防范，后必为乱。”吴王大怒，赐伍子胥一柄属镂宝剑，命其自裁。

伍子胥死后，太宰伯嚭专权，朝政日益黑暗。这时，勾践召见范蠡，问道：“吴王已杀伍子胥，忠耿之士已遁，阿谀之徒日众，可以伐吴了吧？”范蠡答道：“反常的迹象虽已萌芽，但从天地的整体来看，吴国灭亡的征兆尚未十分明显。如果此时加以讨伐，还是不能成功的。”勾践闻罢，心中闷闷不乐。

周敬王三十七年（公元前 483 年），吴国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，粮食欠收，百姓饥馑。越王勾践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立即召见范蠡谋划伐吴之事。范蠡却仍然说：“天时已至，人事未尽，大王姑且等待。”勾践再也听不进去了，大怒道：“是道理果然如此呢，还是你在欺骗我呢？我与你谈人事，你以天时应付我；现在天时以至，你又以人事相推诿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范蠡平静地说：“大王息怒。人事必须与天时、地利互相融合，方能大功告成。现在吴国遭灾，人民恐慌，君臣上下反而会同心协力，来抵御内忧外患，拼死支撑危局。为了进一步麻痹吴王，大王可外出打猎，只是不宜过于放纵；居宫中时不妨以饮酒为乐，只要别沉迷其中就可以了。这样，吴国君臣见大王无伐吴之心，他们势必会更加不修德行而胡作非为。等到吴国的百姓食不果腹怨恨其君时，大王率兵乘虚伐吴，定会马到成功。”勾践一听，范蠡的话确有一番道理，只好强压心头怒火，待时而动。

再说吴王夫差认为越国已被彻底降服，再也无力反攻了，后顾之忧既除，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北上，去实现称霸中原的野心了。为此，他做了多年的准备，还征发大量民工，兴修了一条沟通江淮的大运河——邗沟。周敬王三十八年（公元前 482 年），夫差亲率国中精兵由邗沟北上，大会诸侯于黄池（今河南封丘县西南），准备与晋国争做天下霸主，国内仅留下太子友和王子地及老弱病残者居守。于是，勾践又召范蠡问道：“你看现在可以兴兵伐吴了吧？”范蠡说：“惟君命是从！顺时而成，犹如救火，当果决疾行，惟恐不及。”勾践大悦，下令兴师伐吴。

周敬王三十八年（公元前 482 年）六月，越军派出流放的罪人 2000 人，经过训练的精兵 4 万人，贤良 6000 人，军官 1000 余人，兵分两路，向吴国发起进攻，一路由海道迂回入淮河，切断吴王的归路；一路从陆路北上，直捣吴国都城姑苏（今江苏苏州）。越兵训练多年，武器精良，将士同仇敌忾，双方交战后，吴兵顿时阵势大乱，太子友身陷重围，身中数箭，倒地而死。王子地慌忙命人关紧城门，率民夫上城把守，同时派人到夫差处告急。

吴王夫差闻知越国兴师伐吴，真是又急又恨，但又惟恐这一凶信泄露出去会动摇他刚刚得到的霸主地位，丝毫未敢张扬，暗遣使者，一如越国当年兵败椒山一样，卑词厚礼，请求勾践赦免吴国。范蠡见勾践犹豫不决，忙说道：“目前还难以使吴国彻底灭亡，大王可以姑且准和，等待时机再给予毁灭性的打击。”于是，勾践依计而行，赦吴班师。

4 年以后，即周敬王四十二年（公元前 478 年），越军再次兴兵伐吴，越、吴两军在笠泽（今江苏吴江）夹江对阵。此时的吴国已非同往昔，在北上伐齐、晋战役中，损失了一部分精锐兵力，在同越国作战中，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，国力大大削弱。再加上吴国多年不修内政，连年灾荒，民穷财乏。真是到了江河日下，日暮途穷的地步，哪里还堪拒敌，结果惨败。越军乘胜挥师，将吴都姑苏团团围住。勾践又依范蠡之计，高筑营垒，围而不战，竟达 3 年之久。这期间，越王勾践对范蠡所采用的坚守阵地、围而不死的战术曾多不满，特别是当久困城中的吴兵屡次出城挑战时，曾使勾践忍无可忍，意欲出兵与吴兵决战。范蠡曾耐心劝阻道：“用兵之道，有一定的规律，不能违反上天的准则。太阳走到了尽头，第二天会周而复始；月亮到了盈满之时，就开始一点点亏缺了。打仗作战居于被动地位时固然可以用阴柔之术，但也不宜过于退缩不前，以至屈居人下，无法还手；占上风时固然可以用阳刚之术，但也不可过于显露，以至被敌人窥破虚实。当采取守势一方的潜在力量尚未耗尽时，看去虽似柔弱，也不可贸然进逼与之发生正面冲突，以免做无谓的牺牲，付出惨重的代价。用兵之道固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定法，但总是要谨严周密，从容沉着才能稳操胜券，无懈可击。”范蠡的这番进谏，反映了他高超的战术思想。

周元王元年（即公元前 470 年），越王勾践增调大军继续围吴。为了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，勾践诏示军中：父子俱在军中者，父归；兄弟俱在军中者，兄归；独生子者，归养；有疾病者，给以医药治疗。军中闻令欢声如雷，个个感奋忘死，拼死向前，军威空前强盛。这样，至周元王三年（公元前 473 年），吴王夫差在越军的强大攻势下，势穷力尽，退守于姑苏孤城，再派公孙雄肉袒膝行向勾践求和，恳求勾践像当年会稽被赦一样，赦免吴王。勾践不忍，有意准降。站在一旁的范蠡见状说道：“当年大王兵败会稽，天以越赐吴，吴国不取，致有今日。现在天又以吴赐越，越岂可逆天行事？况且，大主早晚勤劳国事，不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？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？谋划了 20 年，一旦捐弃前功，伐柯者就在眼前！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”勾践面露不忍之色，道：“你的话不错，但我还是不忍回复使者。”范蠡当机立断，对吴使公孙雄说：“越王已任政于我，使者如不尽快离开，我将失礼，有所得罪了！”说罢，他击鼓传令，大张声势。公孙雄知求和无望，痛哭流涕而去。

不久，越军攻入姑苏城，吴国灭亡。勾践下令诛杀了奸臣伯额，并派人到吴王夫差说：“寡人考虑到昔日之情，可免你一死。你可到甬东（会稽以东的一个海中小洲）那个一隅之地，君临百家，作为衣食之费。”夫差对来说：“我老了，不能再侍候大王。”他难当此辱，悔恨交加，待来人退去，哭着对左右说道：“我深悔当初不听子胥之言，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和这些忠良之士相见呢？”于是用 3 寸帛掩住脸面，拔剑自刎。

灭吴之后，越王勾践率兵北渡淮河，与齐、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（今山东滕县南），同时纳贡于周。周元王派人赐勾践兗冕、圭璧、彤弓、孤矢，命为东方之伯。当此之时，越军横行于江淮之间，诸侯见其势大，尽皆悦服，尊越为霸，成为春秋、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强国。范蠡因谋划征伐之大功，官封上将军。

叶落知秋泛舟五湖

越王勾践班师回国后，君臣设宴庆功。乐师作《伐吴》之曲，曲中有词赞文种、范蠡之功，群臣大悦，惟独勾践却面无喜色。范蠡察此微末，立刻明白了一切。他想：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兴越，不惜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。如今如愿以偿，功垂名就，却不想归功于臣下，猜疑嫉妒之心已见端倪。大名之下，难以久居。若不及早脱身，日后难免遭来杀身之祸。想到这里，他便毅然决定激流勇退。

第二天，范蠡拜见勾践，说道：“臣闻主辱臣死。20 年前大王受辱于会稽，臣之所以不死，只是为了隐忍一时而使越国强大，如今吴国已灭，如果大王能赦免臣于会稽当诛之过，我愿辞官，退隐江湖。”勾践面对此请，神情凄然，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寡人依赖先生的力量，才有今天。如果先生留在我身边，我将与先生共享越国；倘若先生不遵我言，必将身死名裂，妻子为戮！”范蠡辅助越王多年，对他的心胸比较了解，对于宦海沉浮、世态炎凉也有较深的认识，明知“共享越国”纯系虚言，不敢对此心存奢望。于是他断然地对勾践道：“君行其法，我行其意。死生惟王，臣不顾矣。”当晚，范蠡便不辞而别，携带家属徒隶和珍珠细软，乘着一叶扁舟，涉三江，入五湖，辗转来到齐国。

范蠡离开是非之地，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，于是投书一封，劝说道：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飞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越王为人，长颈鸟喙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荣乐，先生何不速速出走？”文种见信，思想勾践称霸之后并不行灭吴之赏，而且与旧臣日益疏远，真是如梦初醒，便假托有病，不再上朝理政。然而一切都晚了，勾践素知文种的才能，以为灭吴之后再无所用之，又恐他一旦为乱，无人可制，这时正巧有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，于是勾践便赐给了文种一柄剑，说道：“先生教我伐吴七术，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，其四深藏胸中。先生请去追随先王于地下，去实行余法吧。”文种取剑一看，剑匣上写有“属镂”二字，知是吴王当年赐给伍子胥令其自裁的那柄剑，一腔悲愤涌上心头，于是仰天长叹，拔剑自刎。

《越绝书》评价文种、范蠡二人道：“（文）种善图始，（范）蠡能虑终”。又单赞范蠡说：

“始有灾变，蠡专其明，可谓贤焉，能屈能伸。”诗人汪遵更是对范蠡盛赞有加，他写诗赞道：“已立平吴霸越功，片帆高颺五湖风”（《五湖》），寄托了诗人对这位古代智士的倾慕之情。范蠡实在是春秋时期罕见的智士能臣，其大智大勇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。

来源：大河南阳网